

百川學海

正

力一詩話
珊瑚詩話 一之三
貢文詩話

漢書門	三三四	三三四	三三四	三三四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三四	三三四	三七〇函
類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3144	
冊數		33	(18)
函號		370	35

已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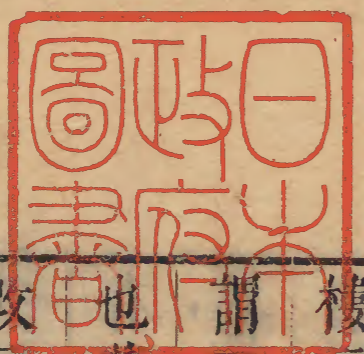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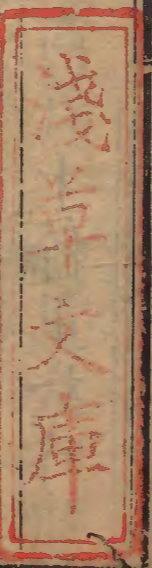






六一居士詩話

宋 歐陽修著 明章斐然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二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二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謬乃傳者誤云

六一居士

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于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畱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飯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于范希文席止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有一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菹失所入喉為鏃錐若此喪軀體何須貧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一物雖可憎性命無外差斯一作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河豚常出于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一作筍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于吟詠以閑遠古淡為

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于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于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

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奔曉月白日爛堆愁女媧大明

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承

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擊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

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

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

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

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于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萊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落或云疾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畧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開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能，一作堪織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

一作王

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于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于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十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激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
 咀嚼苦且一作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嘗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一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溘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篇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又

有詠詩者云一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不載者往往見于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畧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于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于唐賢詩句遂知名于後

世當時山陵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于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于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

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鞦靴兒木屐兵

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
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
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
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雷行道影。焚却坐

一作撞

禪僧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麤頓

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自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

一作喜

爲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紫魚繁鼓添蓴菜一作線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于佳句也又如一有太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于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于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白髮野詩到春如亂

先

一作

白髮

三字一作

頭先白

野詩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唐蒲峽猿聲斷旅一作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讐郎才如夢

六言詩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
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迺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卿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于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作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畧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

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

四字一作必有知

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詩思兀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日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

一作發

談笑助

諸謹叙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

一作乍去乍還

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人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

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

曲蟻封疾徐。

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跎

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貳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朱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棚雲爛聲迎羽月遲

一作馳

尤為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終

珊瑚鈎詩話卷一

宋 張表臣撰 武林翟蒨閱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
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義易成于四聖
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義一
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
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

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其陳言多出新意至于盧仝貫休輩効其輦張藉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于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于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于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神迷意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喑噎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挹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

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

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子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于其子子不能獻之于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是非非人各

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秦
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箸獄
吏程邈勅作新書法務徑保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
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
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
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
薤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之陂植薤而食清
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荆
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
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
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勅取草木
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于隸法漢靈
帝施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作之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
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卽蟲
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

別有蟲篆如孫臏斬龐涓于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如郎中安丘人能詩于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尋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于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矣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鷲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

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
丞相後我任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
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耻畱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
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鬢舞罷
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
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
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
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

與堯雖乏諫諍恣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
君也對食不能殮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
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殊褒
姒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
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
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于上有鬱
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僊
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弟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

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子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于離騷而晁无咎劾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水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入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

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京堂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

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一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
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子題詩于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鳳
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詰俱
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道歎曰
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
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
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齋法波濤不

合來翻屋鮫鱓何須欲墜人湯湯此水勢方割陽侯
鬻怒馮夷搏鬣擲鯨吐海岳驚霧塞雲昏光景薄開
元將軍愛驕驍拳奇滅沒隘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
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孫畫乃水逋客見之心欲
死雷奔電擊赴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
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
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
定畏漭湍欲覓平波泛家宅比身端的老江湖雨笠
煙蓑是所圖他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甓杜珠以

道攬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无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

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盃玉笋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于漢魏之前而衰于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揚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駁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

五言詩言
九
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禋五
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卽事又云牲肥酒
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怳惚畢出蜿蜿蜒蜒來饗飲
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燾旄麾飛揚晡霽穹龜長魚踴
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
物爲心胸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
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
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怒視法度士欲聞

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
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枉車馬也
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
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
斯文中之虎耶晁無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
誌亦無蒞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
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
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

爲塊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
蓀蒞以爲辭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
今則吾不旣以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
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
詠惟謫僊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
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
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

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僊伯已凌
波奈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
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
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黃豫章爲警策王詩
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
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予官
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無瑕雙白壁

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
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
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
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
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
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
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二浙
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
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
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
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
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
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
從今隣壑堪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

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駢車
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
勇且剛垂老畏而慎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
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諳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亦作詩求之云
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隣君今既是松間
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
斲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昂頭寶氣自氤氳
予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峯未乘雲氣御飛龍自

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莽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
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
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
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
說公應使簡要道通河必樹離插棘蓋謂此也大抵
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疎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

示子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
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
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子
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
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
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爲少畱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卷終

珊瑚鈎詩話卷二

劉仲原得銅斛一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
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
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
古今不同漢書子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
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
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
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

素絲組之。凡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旗。太守視之。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法。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邨之會。謂人曰。食中無餽。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釜。虞比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蕪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機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機。則不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醕。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于漢。擒白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書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蓋絲。

竹在上鍾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來如是
非古所謂合止祝敵也

寒食之名起于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
其本也端五之號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風俗昔
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柎枚而弔
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奕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于黃
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
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蒲
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
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鸞
金勒星粲霧馱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
杜詩云鬪鷄初賜錦舞馬旣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
兒分曹鬪鷄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
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
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

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苑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衆，旣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于街東民居，若茶肆者。覩胥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蔽

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何事？曰：尸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墮一池，颯然悟汗出徧體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于世而將官于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

象非爆逆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玉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稅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藉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鬪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于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于傳舍由題詩云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罇但得有錢畱客醉也勝

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世韓駒待至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玉畿無一障之阻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玉薄祕書寵以華賤副之佳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

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深敷
染奚旣遂堅畱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
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
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卽曰出次于郊不三
四日遇敵于杞力戰敗績于傷之以詩曰選將他年
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
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
文身示不復踐塲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十
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
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
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豈
葛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也

陳無已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
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
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
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闡中歌辭致峭

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力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博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于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子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群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荅。信乎。椰子厚云。釋之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爲少也。晁元昇作田直儒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旣。葬八年。其連姻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于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

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况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
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
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
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姪可
否蓋姊妹之夫曰姪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
也邯疑懼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奴乃出目下
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
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領下

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瓜孥而入焉
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價胡售以
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且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
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
鏹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
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憾恨
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
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真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電歛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逆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王師問曰依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于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闥覽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媯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饑寒逐彈九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他日截飯馘而食劍乃頑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子曾戲題曰射

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刺豕。
斷蛟干越豈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
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子近在松江攝
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
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
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
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杏歸期東

風疑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問魂欲斷酒初醒獨下
危梯去其僧頑俗且贖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
好壁可惜寫了子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
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
題謾巧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
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畿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
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
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

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任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子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誅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駕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矣。

東楚孤李衣對藉之曰並大不容木高為累皇天以
土映平生忠義之少谷山大川數千古英豪之麻何
指宿而賞矣泉天客孤那文帶維之曰車空濕其不
事也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
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其詩

珊瑚鈎詩話卷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文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
清渭濱嘗擬報一飯况懷擊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
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
而不忍別况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
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星
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鍾

瑯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子解云味道集虛僊
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子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
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干祿仕者
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
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
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噤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噤噤
噤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
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
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
不爲盤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
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
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
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飲中八僊歌云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僊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
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
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船何穿
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卽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
激越稍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
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
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

不蓋體常寄食于人夫衆豪華而己貧賤所謂士賢
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
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
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
衣疋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予曰猶足以消英
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臯封于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
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沈
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肄業有

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

蓋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亦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蓋奮俄朴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迫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使已盡滅賊

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于邑並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隸也今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于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于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于已况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于童僕也因傳其事以

爲世有貴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爾。巖之忠勇，終不聞三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異價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于凝碧池，樂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郡逆露刃脇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于庭，聞之者

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于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坐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于雷海清多矣。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于言者不同矣。春圃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

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混今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枝于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于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卽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

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捧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于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卽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

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于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已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得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于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云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

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雷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雷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學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鶴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舡出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鶴潛來入紫槽

朱鸞飛去唳青霄江邊塞上情何恨瀛府霓裳曲再
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僊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
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滿
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
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
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
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

蘇二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
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薌氣清冽名曰碧筍
酒子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筍直須千日醉莫
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
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
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在
書爲沉湎在詩爲童殺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
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無思以天

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
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子也多矣
獨以翹孽全之于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臯子
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筍酒床酒壚酒樓酒旗
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
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
之者親徐盜甕間而臥者將實舟中而浮者景山有
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傳于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
慨然歎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

舍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
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藉陶潛詩然後知彼
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
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
中古之時未知麴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
近世以來人徒酣酗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僊
酈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
逃難宣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
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

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鷓鴣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祭也、載酒而寘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掛之于車上、呂公負之于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斛醒、快飲痛醕、則用之、蓋觚角之出類者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于是更作酒、后酒、僊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酒、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饒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

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冷鷺立亂浪
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妹眷戀便殿宴此
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
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又曰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
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
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
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羗坂南畱白帝城於菟侵
客恨拒妝作人情瓦卜傳人語畚田費火耕是非何
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
蕖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剛
捉詹卸呼田欵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
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
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
容盛德揚勸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
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
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

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囚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

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摺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直駕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青貴俱

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人文學該贍尤長于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荅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楊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鶚之詩周公所作也。河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能詩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

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
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
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
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
客為之憮然

珊瑚鈎詩話卷三終

劉歊貢父詩話

宋 劉歊著 閔德美校閱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
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
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
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
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
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

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為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于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

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

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

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

占人詩多則往往為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

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又曰喰嚼

蝦魚頗肥膾。肥大 譏其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取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卽澗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没并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闓字道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
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
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
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闓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

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于鐘樓云遠寺千千萬

萬峯志第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

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道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

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頑張揆叔文亦新貼

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于屏風題

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翌日會食王

正座詩下衆無不哂智與自詠詩句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

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賣藥者

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圍碁者以憨著李

國手而神思昏濁人呼為李憨子裁幞頭者以柳著李家幞頭天下

采刺歲久自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為詩所

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
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圩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
者哂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
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誼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
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戍黃榆
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
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
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
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據水寫呂字
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
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日
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
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徐詩曰
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
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億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

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
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
諸館職擣擿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
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縱貴忍令
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口甘泉
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
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
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
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
部絕倫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
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于李白而甚賞
愛將由李白超羣飛揚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齋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
門如有礙誰爲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
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
寒澁疑向玉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
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

頁多言詩
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
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
襄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
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居易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
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
帽子卑凡廝是也白日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
琶與今人同杜日皂鵬寒始急白日千呼萬喚始出

來人皆爲語病專之終始音土聲有所宿留今甫然
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廣和有次韻

先後無易

有依韻

同在

有用韻

用彼韻不必次

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
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
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
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
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

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
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
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

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

題金山云濤頭風倦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清非
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
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
儻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鞞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城蹋鞞晚唐已不

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
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于背，脅、幪、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于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每見勞于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碁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藥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

午殿頭宣索鱸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
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朱祈判館集
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
仕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

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

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唘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掛刁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聽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掛
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脉之笑曰交不着京師

市井語也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

錐未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聖
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
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周人
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蒸虫爲塵丹青之青爲萋也
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
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深高會攷官
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
旋添反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
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
曰詩之興也諒不與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
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
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
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
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固老詩
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
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

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論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丞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甕堤土人欲以巨甕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甕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甕堤形似甕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屢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璫瑀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塲渠遶水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芝中間

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博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倚據糞壤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貞郎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
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
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唐
物價也古稱駟儉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玄郎
王玄市唐人書玄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
爲力千爲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老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
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
徃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
硯汗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

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流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

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賦爾

末厥對卑凡字

世語虛偽為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

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為何市樂說者謂

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諆謂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

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

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蓋

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魯蕙有所聞見他人已

厭熟而已甫為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為厭熟京師

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眾人父老云以國初香

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論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

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斬侮梁謂之曰公毋

侮我老此老亦將畱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

丁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王曰

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日夜筵設後盛也臣拜洗受

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微臣雅舉拜舞祝若

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王大笑遂爲醜

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亦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

也劉沆亦使虜使陵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渾繫

行人而不往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二公俱謫官

占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

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

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白云要須

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

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耻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

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

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人聽

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

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

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

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
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
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
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
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
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
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
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
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莫龍
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
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
山亦誤矣唐韓臯鼓廣陵散其說謂母丘儉諸葛誕
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漣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為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羗人叛詔遺士獻方畧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

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分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

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此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

久之人對曰錢衡水道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

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

長濶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于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

木訥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大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英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

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

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

淚滴青山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自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學也。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嘗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湍家。湍卽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

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繼二公曰上公詩
筆千金重通客輕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
賢哲為蒼生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
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鵝鸞明珠
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
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落
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
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

間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冷澁前專為白傳
詩云醉翻欄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
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
搖首按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
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世有以進士為舉首
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網至其黨人曰鬼魅
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

送在窑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挾大飯床長五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卽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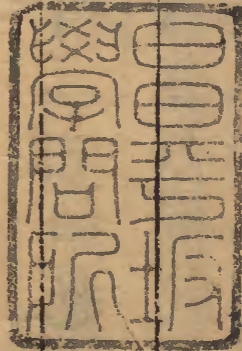
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昔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鼎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宜自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嬖人美色乃復歎

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饑食毋用鹽醋羹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當汎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人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敬默作念悔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

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書麻王始亦問曰又嘗一齊休人醉時人命曰又對

其人李士寧我言鼠漸端異事為余言當此其前風

與此類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為夫言處之不宜

籍炎金更存自天然起於夢朱詠耳驪其天亦無餘

然又人白十鎰乎以故寤室西人趨食其民望而莫

